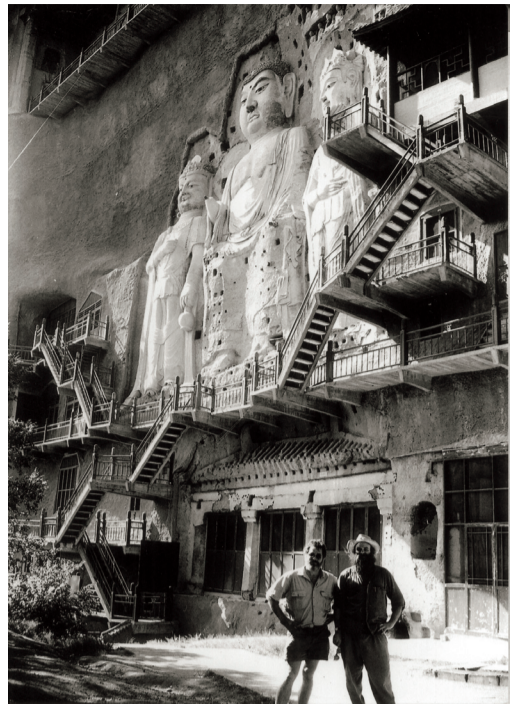


精短的白发、蓬松的白胡子，一身运动装，坐在衡山宾馆斜对过咖啡馆内的比尔·波特颇有几分“云游高人”的意味。“按计划，我不应该出现在上海。”他一边吃面包一边说。最近他回来了。“我要再爬霞幕山，随后去杭州看林逋、绍兴看陆游，最后到天台山，寻找寒山的踪迹。”这个落脚点是特意挑选的——寒山是比尔·波特的偶像，《寒山诗集》是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作品。

细节 Detail



比尔·波特 “写完这本书，我就可以去死了”

美国人比尔·波特已经写了15本书，正在写一本书，它们的共同点是：都关于中国。他是最早注意到“终南山隐士”的人，是较早走过丝绸之路的当代外国人，更是一位“修行人”。近期，他携《丝绸之路》和《彩云之南》的中译本现身沪上，并进行一场“诗歌之旅”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受访者提供

寒山

1970年波特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，并取得奖学金。该奖学金要求学第二语言，他选了中文，“之前我读过一点禅学，觉得有道理。”

每周五天、每天早晨8点到12点学习中文，从“我的名字是……”“我从哪里来”起步，到简单对话、讲故事，逐渐进入汉语的世界。翌年学文言文，难度提升，他却顺风顺水，老子孔子、唐诗宋词都读得很畅快，“好像我前一辈子是中国人”。同时，他到唐人街学打坐，对“修行的方法”日益感兴趣。

1972年，波特决定放弃奖学金、学位，跑到中国台湾领受中华文化。“家人很不理解，但还是帮我买了张飞机票。”

他先住高雄佛光山，但感觉“太热闹”，又搬到海明寺居住。其间，方丈送了他一本寒山诗集。寒山（约691—793），唐代诗僧，隐居浙东天台山，以白话作诗，内容涵盖儒、道、释。晨钟暮鼓里，捧读这位被中国人遗忘的诗人，波特倍觉兴奋：“他幽默、喜欢笑，鼓励别人，擅长描写大自然，太好了。”他尤爱寒山笔下的月亮，说“那代表了他的心”。

经过潜心翻译，1977年波特用“赤松”作笔名出版了《寒山诗集》英译本，收录300多首诗。此前，寒山的诗作已零星传入欧美，并影响了“垮掉的一代”“嬉皮士运动”，波特的翻译则激起了更大的热情，也奠定了他“汉学家”的声名。

不过谈及旧作他耸耸肩、摆摆手，“从前我只能翻译语言，现在才能翻译精神。”确实，三十多年来波特陆续翻译过《石屋山居诗集》《金刚经》《六祖坛经》，将屈原、李白、苏东坡等引介给欧美读者，又撰写《空谷幽兰》《禅的行囊》《丝绸之路》《彩云之南》等书，中华文化的精神体会得越来越深刻。

台北

翻译《寒山诗集》之际的波特绝非清心寡欲。

在海明寺住久了，方丈曾对他说：“你该回家了。”波特遂琢磨着“逃走”。他虽注重禅修，可还没到看破红尘的地步。1977年秋，波特入台北的中国文化学院进修中国哲学，相识了一个女孩子，祖籍上海浦东。为了爱情，他“还俗”跑到阳明山顶的竹子湖。《寒山诗集》和《石屋山居诗集》的翻译就是在湖畔农舍里定稿的。

但彼时，女孩父母反对两人谈恋爱，理由是，这老美太吊儿郎当，连个“正经工作”也没有——后来波特发现，这类批判伴随了自己大半辈子，从岳父岳母到妻子再到儿女。

起初，他靠晚上给人补习英文谋生，1980年起做英文广播员，电台就在半山腰。每天早晨5点，他抵达电台，浏览当天的中文报纸，选择新闻并翻译，7点半准时开播。9点，打电话给各报社，了解最新动态。他播报了整整六年。

由于兼做记者，波特经常下山到台北市区转悠，找合适的采访者。“要说英语，在1980年代可不太好找。”他常去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馆，在那儿结识了不少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。

明星咖啡馆创建于1949年，经营俄式餐点和饮品，据说，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偏爱这家的俄罗斯软糖。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文化人聚集于此办文学沙龙，白先勇、陈映真、陈若曦、三毛、黄春明等皆频繁出入。诗人周梦蝶则在门口摆起小书摊，专卖文史哲，成为台

北街头的经典场景。

“我认识周梦蝶，每次去他都在，很和气，也喜欢开玩笑。我还记得他的书摊上有一本线装的寒山诗集，是明代版的。”波特说。学习打坐后，周梦蝶才变得寡言少语。

1989年明星咖啡馆歇业，2004年5月重开业，风格延续往日。如今只要到台北，波特必回此处，点上咖啡、糕点，看街景。“上世纪70年代，透过二楼的窗户能俯瞰全台北，80年代不行了，现在又看得见了，说明污染得到控制，空气改善，我十分欣慰。”算起来，他居住台北十多年，作为观察者则有三十余年，亲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，例如，从“男人不准留长发”到遍地“伪娘”。

河西走廊的绿洲，敦煌的辉煌与哀伤，吐鲁番的葡萄，阿克苏的沙漠风暴，帕米尔高原上的“惊魂记”……当然，还有生病发烧，以及美酒——波特坚持认为诗酒不分家，启程前，他将一只塑料瓶灌满威士忌。

隐士

明星咖啡馆歇业的同一年，波特首度探访大陆。翻译《寒山诗集》时他就很好奇：中国究竟还有没有这样的“隐士”？尽管身边人都否定，他仍不死心。1989年，机会来了。

在北京参观广济寺时净慧法师告诉他，终南山附近有隐居者，不过多藏身深山，不好找。法师劝波特别着急。然而波特第二天就坐火车赴西安，一出火车站，他打了辆出租车直扑终南山。“我让车停在山脚下，告诉司机，3天后来接我。”

恰逢人间四月天，春暖花开，波特于山间行走、攀爬，寻找到一个又一个隐士，据估算达数百人。胡子拉碴的他也令隐士惊讶：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，何况他中文那么流利。波特与隐士们相处了三个月，喝茶、吃面条、住茅棚、打坐、同睡一张炕。他拎着台大录音机，录制了许多磁带。回台湾后开始写稿，感觉材料还不够，又进山采访了两个多月。

1990年《空谷幽兰》问世。和之后的《禅的行囊》《丝绸之路》《彩云之南》等一样，书名都是他自个儿起的，很带些唐代诗人王维的禅味。

在西方，《空谷幽兰》引起了一定的反响，特别是经美国诗人、“垮掉一代”代表人物盖瑞·施耐德推荐，很多人对“中国隐士”的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中译本迟至2001年才出版，影响力逐渐扩大。2012年初，西安市民张剑峰受该书启发，多次进山寻访，引媒体纷纷跟进报道。一时间，“终南山隐士”成为舆论热点。

此时，波特已“混迹”大陆二十多载，从南到北，由东往西，跨大江、越大山、穿隔壁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此次他来华携带的三部中译本——《黄河之旅》《丝绸之路》和《彩云之南》，即是在探访终南山隐士后相继完成的。